

缅怀我们的父亲赵九章

——为纪念父亲九十寿辰而作

赵燕曾 赵理曾



赵九章
(1907~1968)

气象学家、空间物理学家。1907年10月15日生于河南开封，籍贯浙江湖州。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。1938年10月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。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。1968年10月26日逝世。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、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院长，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。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，1999年被国家追授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。

时光飞逝，不能想象，我们亲爱的爸爸如果在世，已经九十岁了。

壮志未酬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父亲说过，有人说他活不过六十岁。真是不幸而言中。当他被迫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他所热爱的人们和他所热爱的事业时，他才六十一岁。

到如今，已经三十年了！

记得他常喜欢吟诵的诗句：

“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。

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。”

他的遗体，不知是在哪里火化的。在萧瑟的寒风中，他的灰烬不知飘向

何方。

荡然无存……

其实也不必存有形之物。人本来自尘土，最后归回尘土。活得再长，对于这无尽的天地，也不过是一瞬间。

然而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他的慈爱永远温暖我们的心，无人可以夺去。上苍赋予父亲人性的光辉，是他留给我们永久的纪念。现在我们愿意把这份珍藏的纪念与大家分享。

1944年的春天，一辆汽车载着我们一家四口，还有五六个旅伴，在云贵高原崎岖的山路上，艰难地爬行了一个星期。终于，我们从昆明来到了四川北碚，嘉陵江畔一个孤零零的小山丘上。几排平房，一个长着青竹和花草的小庭院，十几名职工。这就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。

从此，父亲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所。它始而是气象研究所，继而发展成上千人的地球物理研究所，最终壮大分成了大气物理、地球物理、空间物理等多个研究所。

科学本是属于世界，属于全人类的。就其本质而言，只有世界性的高峰。正是怀着这样的胸襟，父亲的眼睛始终看着世界，瞄准着世界的高峰。他毅然离开了一个个已经熟悉的领域，勇敢地开拓着新的领域。50年代末，苏美卫星相继上天。人类第一次飞出了大气层，从浩瀚的太空来观察和探测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奇妙的星球。这把父亲迷住了。他的心也飞向了这神秘诱人的太空，以花甲之年，再一次开始从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。

攀登世界科学高峰，并非是某人的特权或世袭领地，却需要庞大的队伍。父亲因此而“爱才如命”。很少听到父亲议论他人的不是，却常常听到他对长辈、同辈和年青人的热烈的赞扬。记不清多少次，听到他欣喜地谈到某某青年做出了好成绩，或者谈到他与国内外名家交谈，送有才华的人去进一步深造。

愿父亲对事业和人们所付出的这份厚爱，长久地得到纪念。

人常说，严父慈母。我们的父亲却是慈父，又是良师益友。他从不打我们，甚至连重话也没有一句。只记得他温暖的手、慈祥的笑脸。对爸爸是可

以撒娇的。理曾小时候，每天早上要爸爸讲一段西游记才肯起床。爸爸笑着说她是“小霸王周通”。

在流离颠沛的战争年月，燕曾不能连续上学，但家庭教育从未中断。爸爸是语文老师，教的是唐诗和书法。妈妈是数学老师，教加减乘除。燕曾七岁时去一个乡村小学上三年级，不知考试为何物，也不知作文应怎么写。回来问爸爸，爸爸一句句教。老师问：“这是你写的吗？”燕曾不敢做声。作文得了80分。爸爸听了大笑，说：“哈哈，爸爸的作文只得了80分！”

爸爸才不看重分数呢。他只看重真才实学。他对科学和文学的热爱在潜移默化之中感染了我们姐妹。他带着我们领略诗词中的美好境界，也带领我们进入奇妙的科学殿堂。爸爸对我们的分数和名次，却不甚留心。考第一，他高兴；考第十一，他笑笑。我们庆幸有这样一位好父亲。他没把名利场中的竞争心贯注于我们心中。因为他自己就不求个人名利。他的宁静与淡泊保护我们幼小的心灵，让我们充充足足地享受童真的欢乐，在窘困的



○ 1943年，赵九章昆明全家照

物质生活中，度过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我们记得，爸爸生前有过许多头衔。有的是他在事业上辛勤耕耘的回报，有的是出于某种形势的需要额外加给他的。但我们确知，这绝不是父亲孜孜以求的东西。

记得理曾刚出世之年，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，爸爸的薪水只能勉强够一家人糊口。我们的内衣，烂成了一缕一缕，真是“衣衫褴褛”。爸爸的长裤变成了短裤，为了补破口，妈妈穿了一件奇怪的短袖棉袍。那两只失踪的袖子，大概也作了同样的用处。理曾的第一件衣服是用妈妈的几只袜筒拼起来的。

我们搬家时，全部家当装了一辆小小的马车。爸爸的老师吴有训公公说：“看见九章搬家时那点东西，我都要掉眼泪！”

可是，爸爸脸上没有戚戚的愁容，有的只是坦荡的微笑。在理曾出世不久，1942年的春节，爸爸在我们租的一间半农村草屋门口，贴上了一副春联：

宁静以致远

淡泊以明志

幼年的我们，自然不知其中的深意。长大了才慢慢理解。如今回顾爸爸的一生，更清楚这是他一生心思意愿的写照。

爸爸有过一位有权势的近亲。但他从不利用这一点关系来为自己谋取私利。我们的父母对阿谀奉承之徒的鄙夷不屑，自幼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爸爸向往的生活，是回归大自然。大约在60年代初期，有一次，他在读辛稼轩的诗词时，不禁拍案叫绝。他对我们说：“快来看——‘管山，管竹，管水’，太好了！”如今燕曾在洛矾山下有了一个小小的庭院，种上了玫瑰、郁金香、芍药。每当念及爸爸所说的“管山，管竹，管水”，心中怅然若失。要是爸爸还健在，能远瞻巍巍雪山，近看园中花草，他该多么欣慰！

在这篇短短的回忆文章中，我们实在远远无法写出爸爸各个美好的侧面。我们只想说，在女儿的心中，我们的父亲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。